

在嘉兴老街，与一本旧书温柔相遇 旧书店里的城市慢时光

N文/摄 晚报记者 王一

jialiyuyisi
“嘉里”有意思

嘉兴的老街里藏着几家旧书店，门头朴素不张扬，也没有喧闹的吆喝，静静坐落在市井深处。一摞摞旧书整齐摆放，成了城市里难得能让人静下心来静下心的小角落，让一本本旧书，重新遇上懂它的人。

每周日限定营业的旧书店

周日午后，月河历史街区的榭香旧书店格外热闹。店门口的旧书层层铺开，往来行人忍不住停下脚步，低头翻看，伸手摩挲。店内没有精致的装修，整间店更像是用书一点点堆出来的，书柜顶天立地，书册挤得满满当当，连缝隙都塞得严实。地上随意摆着老画卷、瓷碗等老物件，只留出一条窄窄的过道，供人侧身通过。

“慢慢找吧，总能找到合眼缘的。”店主潘艳美蹲在地上整理书籍，笑着招呼客人。这里没有导购，没有索引，想要寻得心仪的书，全凭自己在书堆里慢慢翻找。指尖拂过泛黄发脆的纸页，油墨混着旧纸的味道漫上来，偶尔能翻到夹在书里的老照片、旧票据。顾客把书递过来，潘艳美扫一眼封面、品相，便直接报价格，大多是5元、10元，有些成色较新或绝版的书籍会贵一些。没有讨价还价，没有复杂流程，递钱、拿书，干脆利落。

书友小陈蹲在角落，捧着两册《江山万里楼诗词钞》反复翻看，爱不释手。“这套书发行量本就不大，在旧书市场更是可遇不可求。难得遇到品相这么好的，肯定要拿下。”他笑着说，自己几乎每周日都来，每次都能有意外收获。

这家面积20多平方米的小店只在周日营业，从清晨6点守到傍晚6点。店主潘艳美做文玩旧物生意十几年，早先没有固定店面，每到周日便在月河街边摆摊，4年前机缘巧合



盘下了这个门面。就是这样一间不起眼的书屋，一天进进出出的客人能有几百人。

周一到周六，潘艳美都在上海，从居民家里回收准备当废品处理的旧书和老物件，等到周日开店，便一次性全部上新。店里常备五六千册

书，一时卖不出去的就先存进租来的车库，遇上熟客惦记某本难找的书，也可以微信留言，她收到了便会特意留下。旧书生意赚得不多，但潘艳美说，还有人愿意蹲在书堆里翻找，旧书店在城市里就有存在的意义。

傍晚时分，店门口依旧人来人往，有人抱着旧书满意离去，有人还在书堆前流连。懂行的老顾客，和潘艳美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，混着翻书的沙沙声，在满室旧书香里悠悠地找着。

杂货铺里的私人“大书柜”

在嘉兴市区小西门横街，有一家开了26年的“城西杂货店”。推门而入，满眼都是旧书，从民国时期一直排到上世纪90年代，历史、艺术、医学、武侠小说、老版连环画一应俱全，还有不少解放初期的繁体书和漫画。店主单炳云笑着打趣，当初开这家店，本意就是给自家藏书找个安放的地方。这间杂货铺，就是他的私人“大书柜”。

今年七十多岁的单炳云，一聊起书就格外有兴致。“年轻时常年在外出差，每到一地，总要去逛逛旧书店，一来二去，就攒下了满屋藏书。”说着，他从屋里捧出一整套泛黄的繁体旧书，指尖轻轻扶着书脊，慢慢翻动，语气里带着几分自豪，“这是1950年10月由解放社出版的旧书，像这样的珍本，连博物馆都未必能凑齐一整套呢。”他懂书，更惜书，架上的旧书多裹着上世纪80年代的老画报，是独属于老一辈的“三角包”包法，纸页虽泛黄，书身却依旧挺括。“这包书皮可不是随便弄的，塑料皮会老化，老画报裹着，护得住书，日子久了，这书皮本身也成了‘小收藏’。”他指尖摩挲着包边，语气里满是珍视，“书这东西，好好保

管，收藏千年都能传下去。人们说洛阳纸贵，贵的从来不是纸，是里面的知识。”

2012年退休后，他的日常便是浇花、练字、写诗，和老伴守着这间小店，日子安静又踏实。时间一长，这里也成了单炳云和书友的根据地，“经常有老书友过来坐坐，有好书就一起分享、一起聊，这是我最开心的事。”

这几年，小店名气越来越大，成了网红书店，不少年轻人专程从北京、上海等地赶来，只为寻觅一本市面上难寻的绝版老书。有人在书堆里翻上半天，终于找到惦记已久的那一本，眼里都是欢喜。单炳云看了也跟着高兴，遇到投缘的爱书人，他会小心翼翼地翻出自己的珍藏。有的书封面已经磨旧，边角发脆，他一页页轻轻翻动，如数家珍地讲起每本书的来路。

“现在的人都忙着看手机，肯安安静静坐下来翻书的人，确实不多了。”单炳云轻声感慨。他说自己是打心底里喜欢这些旧书，守着它们，心里就踏实。他不在乎是不是有很多人来，只要还有人愿意为一本旧书多停一会儿，他就会一直守着这个“大书柜”，在老街的烟火气里，守护好这方满是墨香的小天地。

一本旧书，一次翻寻，一场相遇，既延续着纸张的温度，也收藏着城市的记忆与情怀。在快节奏的生活里，正是这些坚守书香的小角落，让我们依然可以放慢脚步，在字里行间，找回安静与沉淀。



体贴父母的孝心，
我明白。

